

第二卷 梁家母誤植隔牆花 賴氏子權冒連枝秀

詩曰：

移花接木總來痴，到底螟蛉不是兒。

三寸熱腸徒費盡，作成他姓得便宜。

卻說瑩波姻事，高不成，低不就。也是他命裏合該中表為婚，梁家的表兄既不願以之為妻，恰好又遇著一個中表弟兄來與他作配。你道那中表兄弟是誰？原來，梁夫人竇氏還有一姊一妹，姐姐嫁與河東武官薛振威，生一子，名喚尚文，長梁生四歲；妹子嫁與本州富戶賴君遠，亦生一子，名喚本初，長梁生五歲。這兩個都是梁生的兩姨兄弟。那薛家乃薛仁貴之後，世襲武爵。薛振威現為興安守將，家眷都在任所。那賴家卻就住在本州，不比薛家隔遠，因此與梁家往來稍密。不想賴君遠初時殷富，後來家事漸漸凋零。不幾年間，田房賣盡，夫婦又相繼而亡，遺下孤子賴本初沒處安身，祇得去投奔一個族叔賴二老。那賴二老是個做手藝的窮漢，家中那裏添得起人口？況賴君遠當初興頭時，未必照顧著這窮族弟，今日怎肯白白的養那侄兒？意欲教他也學手藝。賴本初又道自己舊曾讀書，不肯把手藝來學。賴二老想道：「他既不肯學手藝，我又養他不起，須打發他去別處安身纔好。因想起梁孝廉的夫人是他母姨，何不竟送他到梁家去，要他母姨收養？」算計已定，次日，便先到梁家來，央浼管門的老蒼頭梁忠，將此意傳達夫人。竇氏念姊妹之情，即把這話與丈夫商量。梁孝廉道：「我孩兒正少個伴讀，他既有志讀書，收他為子，與孩兒作伴也好。況扶植孤窮也是好事。」竇氏聽了大喜，便擇了吉日，著人往賴二老處接取賴本初到家。先令沐浴更衣，然後引入中堂拜見，認為義子。賴本初甚喜，即稱姨夫為父，母姨為母，表弟為弟。竇氏並喚瑩波出來，一發都相見過了。隨命賴本初和梁生作伴讀書。此時，賴本初的遭際恰與瑩波一般。正是：

並似失林飛鳥，同為涸轍窮魚。

一從父命倚託，一向母黨依棲。

過了幾時，梁孝廉見賴本初外貌恂恂，像個讀書人，又執禮甚恭，小心謹慎，因到有幾分憐愛他。竇氏探知其意，便與梁孝廉商議道：「賴家外甥，我收他為假子，不如贅他為養婿。現今瑩波姻事未就，何不便把來配與他？」梁孝廉沉吟道：「此言亦是，但我還要看他文才何如，若果可以上進，庶不誤了瑩波終身，房家姊丈方可瞑目於地下。」兩口兒正商議間，祇見管門的老蒼頭梁忠拿著個帖兒來稟道：「河東薛爺的公子從興安遊學到此，特來拜謁。」梁孝廉接過帖來看時，上寫「愚甥薛尚文」名字。便笑對竇氏道：「又是一個外甥來了。」隨即出廳迎接。那薛尚文登堂敘禮罷，即請母姨拜見。竇氏出來相見了，一同坐下，各各動問起居畢。竇氏道：「賢甥多年不見，且喜長成得這一表人材。」梁孝廉道：「老夫與賢喬梓，祇因天各一方，遂致音問遼闊，今承賢甥枉顧，深慰渴懷。」薛尚文道：「家君蔭襲世爵，遠鎮興安，山川迢隔，親故之間多失候問，今愚甥不才，不敢貪承世蔭，竊欲棄武就文。久聞表弟用之的才名，如雷貫耳，因奉父母之命，遊學至此。若得親講席，與用之表弟朝夕切磋，即是愚甥萬千之幸了。」梁孝廉道：「至親之間，同學相資，是彼此有益的事，且前日賴家外甥因父母俱故，亦相依在舍，今吾甥遠來，吾兒不至獨居寡保矣。」便叫家童：「房中請兩位相公出來，說河東薛相公到了。」二人聞之，急急整衣而出。彼此各道契闊。竇氏吩咐廚房中備酒接風。至親五人歡敘至更深而歇。

自此，薛尚文與賴本初在東廂房下榻，與用之同堂學藝。正是：

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；

有客爰止，一薰一蕕。

梁孝廉原是個宿儒，待那兩甥一視同仁，毫無分別。那知薛、賴兩人讀書則同，性情卻異。這薛尚文是個坦白無私、剛腸疾惡的人。這賴本初雖外貌溫雅，此中卻甚是曖昧。一日，梁生讀書之暇，取出自己平日著作及前所譯「璇璣圖」詩句，與兩個表兄看，兩個各讚誦了一番。梁生又說起所藏半錦，兩個求來一看。梁生隨即取出，又各賞鑒了一番。賴本初便道：「『璇璣圖』向為宮中珍秘，後散失在外，尋求未獲，今賢弟所藏，雖祇半幅，然片錦隻字，無非至寶。近聞內相楊復恭懸重賞購求此圖，吾想楊公權勢赫奕，正在一人之下，賢弟何不把这半錦獻與楊公，到可取得一套富貴。」梁生未及回言，祇見薛尚文正色厲聲道：「賴表兄何出此語？楊復恭欺君罔上，罪不容誅，我恨不即斬此賊。讀書人要明邪正，爾今在未進身之時，便勸人阿附權閹，他日作事可知矣。」賴本初被他搶白了這幾句，羞得滿面通紅，無言可對，但支吾道：「我是說一聲兒耍，如何便認真？」梁生笑道：「弟固知兄戲言耳！吾輩豈貪慕富貴，趨炎附勢者乎？」賴本初羞慚無地。正是：

一正一邪，開口便見。

後日所為，於斯伏線。

自此，賴本初深怪薛尚文，薛尚文又深鄙賴本初，兩下都面和心不和。梁生明知二人志行優劣不同，然祇是一般相待。兩個把文字來請教他，他祇一樣從直批閱。文中有不妙處，即直筆涂抹。賴本初卻偏有心私，把文中涂抹處暗地求梁生改好，另自謄出，送與梁孝廉看。薛尚文卻祇將原筆呈覽。梁孝廉看了，祇道賴家外甥所作勝過薛家外甥。一日，梁生批閱薛尚文的文字，也替他隨筆增刪改竄停當。薛尚文大喜，隨即錄出。纔錄完，恰好梁孝廉遣人到來，討文字看。薛尚文便把錄出的送去。梁孝廉也便贊賞說道：「此文大勝於前。」賴本初聞知，十分妒忌，心生一計，要暗算他。原來，賴本初奸猾，凡求梁生改過的文字，另自謄出之後，即將原稿焚燒滅跡。薛尚文卻是無心人，竟把梁生所改的原稿撇在案上，不曾收拾，卻被賴本初偷藏過了。等梁孝廉到書館來時，故意把來安放手頭，使梁孝廉看見。梁孝廉見了，默然不語，密喚梁生去，埋怨道：「你如何替薛家表兄私改文字來騙我。」梁生見父親埋怨他，更不敢說出賴表兄文字也常替他改過的話。梁孝廉一發信定，薛尚文的文字不及賴本初。正是：

直道終為枉道算，無心卻被有心欺。

一日，竇氏又對丈夫提起瑩波的姻事，梁孝廉道：「我向欲於兩甥之內，擇一以配之。今看起來，畢竟賴家外甥的文才勝，可與瑩波作配。」竇氏笑道：「莫說賴家外甥的文才勝，縱使兩甥的文才一般，畢竟是賴家外甥相宜。」梁孝廉道：「這話為何？」竇氏

道：「薛甥是貴家子弟，少甚門當戶對的姻事？賴家外甥是無父無母依棲在人家的，急切沒人肯把女兒嫁他。我和你雪中送炭。可不強似錦上添花？」梁孝廉點頭道：「說的是。」兩個主意定了，便教身邊一個養娘張嫗，把這話傳與賴本初知道。賴本初喜出望外，從此改稱假父為岳父，假母為岳母。正是：

不須媒妁，不須行聘。
百年大事，一言為定。

賴本初既做了養婿，便分外親熱，不像薛尚文客氣，相形之下，漸覺薛尚文疏遠了。薛尚文想道：「小賴的文才未必強似我，卻被他用詐謀賺了這頭親事。」心中甚是不平。一日，出外散步而歸，祇見小廝愛童在廊下煎茶，口中喃喃吶吶的，怨說賴官人不好。薛尚文喚問其故。愛童道：「賴官人常哄我到後書房去，弄我的臀，弄得我好不自在。」薛尚文大笑道：「原來他外面假老實，卻這般沒正經。」愛童道：「他不但弄我的臀，連裏面張養娘的臀也被他弄過。」薛尚文聽說，一發疑怪，因細問其事。愛童道：「前夜我起來出恭，不知書房門怎地開著，因走到門邊看時，月光下，祇見張養娘像馬一般的爬在地上，裙褲都褪在一邊，露出臀兒。賴官人立著在那裏弄，被我看見了。他兩個喫了一驚，再三叮囑我，教我不要說，賴官人還許把錢與我。如今錢不見他的，卻又要哄我到後書房去做甚勾當，好不識羞。」薛尚文聽了，拍手笑道：「那張養娘不就是常出來的這老嫗麼，我看他年紀也有四十多歲了，怎還恁般風流。」愛童道：「他人老，性不老哩！」薛尚文呵呵大笑，便做下四句七言俚詩道：

老娘偷約小冤家，潛向書齋作馬爬。
童子不知背水陣，對人錯說後庭花。
又做四句五言俚詩，單嘲賴本初，道：
老賴真無賴，色膽天來大。
男女一齊來，老少都相愛。

薛尚文將這俚詩寫在一幅紙上，正在那裏笑。不期梁生走來見了，叩知其事，失驚道：「不想賴兄做出這等沒正經的勾當。然此丑事不可外揚，吾兄還須隱人之短，切勿宣露。」薛尚文應諾。過了一日，梁生另尋別事，教母親把這張養娘打發了去，連愛童也尋別事打發去了。另撥一個家人管了門，換老蒼頭梁忠來書房伏侍。處置停當，把這些醜話都隱過，並不向父母面前說破，就在賴本初面前，也略不提。正是：

少年老成，十分涵養。
處置得宜，汪洋度量。

薛尚文見梁生恁般處置，又忠厚，又老成，十分敬服。梁生又想：「表妹瑩波既已長成，何不早與賴兄畢姻，省得這頑皮又做出甚事來。」正要將此意對母親說，不想梁孝廉忽然患了痰症，中風跌倒，扶到床上，動彈不得。慌得竇氏連忙請醫調治。梁生衣不解帶，侍奉湯藥。過了數日，病勢方稍緩，梁生乘間進言道：「瑩波表妹既許了賴表兄，何不便與他成親？父親病勢得此喜事一沖，或者就好了。」竇氏便對丈夫說道：「孩兒所言，甚為有理。常言道：『一喜免三災。』今沒有孩兒的親事來沖喜，且把他兩個來沖一沖，有何不可？」梁孝廉點頭依允。竇氏便擇個吉日，為賴本初畢姻。且喜瑩波與賴本初夫婦甚是相得。薛尚文見賴本初成了親，又做下一首《黃鸞兒曲》嘲他道：

舅子是恩人，把新娘早作成。被中摟抱花枝嫩，養娘老陰，小廝後庭輝，從前殺火權支應。到如今，飽須擇食，切莫亂偷情。
賴本初曉得薛尚文嘲他，十分惱怒，然笑罵由他笑罵，老婆自我得之。

光陰迅速，畢姻之後，不覺又過月餘。時當試士之年，太守柳公出示考校儒童，賴本初報名應考。他一向已改姓梁，今卻又使個見識，改名梓材，與梁棟材名字一例排行。薛尚文見賴本初赴考，便也要去考。賴本初道：「兄不是本州人，恐有人攻冒籍，深為不便。」薛尚文笑道：「小弟不該冒籍，兄也不該冒姓了，我在此遊學，就在此附試，若有攻冒籍的，即煩梁家表弟去對柳公說了，也不妨事。」梁生道：「共稟車書，何云冒籍？兄竟放心去考，倘有人說長道短，都在小弟身上。」薛尚文大喜，隨即也去報了名，候期考試。看官，聽說從來冒籍之禁最嚴，然昔人曾有一篇文字，極辨冒籍之不必禁，卻也說得甚是有理。其文曰：

既同車書，寧分畛域，夫何考試獨禁冒籍？如以籍限，謂冒宜斥，則宣尼魯產，易為之荊、齊而適宋、陳；孟子鄒人，曷為遊大梁而入即墨？楚材易以為晉用，李斯易以諫逐客？蘇秦易以取六國之印，馬援曷以邀二帝之側？百里生於虞，曷以相秦穆之邦；樂毅舉於趙，曷以盡燕昭之策？若云南人歸南，北人歸北，宜從秦檜之言；將毋「莫非王土」，「莫非王臣」，難解成丘之惑。願得恩綸之下頒，特舉此禁而開釋。

薛賴二人等到試期，一同進考。柳公坐在堂上，親自點名給卷。點至梁梓材名字，把賴本初仔細看了一看，便問道：「本州學士梁棟材可是你弟兄麼？」賴本初忙跪應道：「正是梓材之弟。」柳公道：「我一向不聞他有兄，你可是他嫡兄麼？」賴本初便扯謊道：「梓材正是他嫡兄，向因遊學在外，故未及與弟子同叩臺端。」柳公聽說，遂將朱筆在他卷面上點了一點，記著了。正是：

說人冒籍，自卻冒姓；既將姓冒，又將名混。祇求龍目垂青，權把雁行廝認。

賴本初考畢回來，對梁生道：「今早柳公點名時，問及賢弟，我已說是嫡弟了，乞賢弟權認我做嫡兄，寫個揭帖去薦一薦，方使我言不虛。」梁生欣然道：「我將薛、賴二兄都薦去便了。」賴本初見說二人同薦便不言語。

次日，梁生取過揭帖來開寫道：
治下本州沐恩門生梁棟材稟為懇恩作養事，
計開儒童二兄：
薛尚文，係表兄。
梁梓材，係嫡兄。

薛尚文見了，拱手稱謝。賴本初心裏卻好生不然，想道：「怎到把小薛開在前面？」沉吟了半晌，便問道：「這揭帖還是賢弟面致柳公，還是遣人去投？」梁生道：「父親病勢雖稍緩，尚未能起床，小弟不敢暫離左右，祇遣梁忠去投了罷。」隨即喚梁忠來，把揭帖封好付與，教速去投遞。吩咐畢，自進裏面侍奉湯藥去了。梁忠看著賴本初道：「衙門投揭有常例，使用約費兩萬，卻怎麼處？」薛尚文便道：「此小費我當任之。」即取銀一兩付與梁忠收了。梁忠恰待出門，賴本初道：「衙門裏有個書吏，是我舊相識，我今同你到州前去尋他。若尋著了，央他把揭帖投遞，一發熟便。」梁忠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便隨著賴本初同到州衙前來。賴本初假

意尋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怎不見他，想必有公務在衙裏承值，少不得就出來，須索等他一等。」因對梁忠道：「你不必在此久等了，老相公臥病在床，恐有使令，你可先歸。這揭帖我自尋著那相識的書吏，央他投了罷。」梁忠見說，便把書與銀都交付賴本初，先自回家去了。賴本初哄得梁忠，轉身徑到州前一個紙舖裏，另換個揭帖，把薛尚文名字除去，單開一個梁梓材名字，去向衙門投下。正是：

如鬼如蜮，奸謀叵測。

任賢之人，到被空出。

看官，聽說唐時制度，沒有學臣，凡秀才科舉，都是郡守舉報，儒童入泮亦是郡守考選。柳公久任襄州，已曾將梁生舉報兩次科舉，祇因梁孝廉以其年幼，不肯教他去。梁生又道父親年老，不忍遠離，為此，兩次都不曾進京應試。柳公見他不以功名易其孝思，愈加敬重。如今他開薦的儒童，那有不聽之理？況前日點名給卷時，已曾留心梁梓材名字，今又見了揭帖，便把他高高的取了。報喜的報到梁家，賴本初十分歡喜。薛尚文竟落孫山之外，甚是掃興。梁孝廉祇道兩甥同列薦牘，卻一取一不取，還信是畢竟賴家外甥的文字好。

次日，梁生免不得率領賴本初去回謝柳公。祇見州衙前已懸掛白牌一面，上寫道：

正堂柳示諭營門員役：凡一應謝考新生，止收名揭，俱免參謁。

梁生見了，遂將梁梓材名揭與自己的謝揭都遞與門官。門官見了梁生，便道：「今早老爺吩咐，若梁相公來，要面見的。」梁生聽說，便教賴本初先回門官，一面入內通報。柳公傳命，請入後堂相見。梁生見了柳公，先謝了他，然後從容言及表兄薛尚文曾求提拔，未蒙收錄。柳公驚訝道：「前日賢契揭上止開得令兄，那姓薛的從未見教。」梁生心中疑惑，惟惟而別。出了州衙門，便喚梁忠問道：「前日薦揭可是你親來投遞的？」梁忠道：「前日賴官人同老奴來要尋什麼相識的書吏，託他去投，因一時尋不見，打發老奴先回，他自己去投遞的。」梁生聞言，已猜是賴本初偷換了原揭，便教梁忠：「你去問那衙裏東房書吏，說我前日薦揭上開寫的儒童是一名，是兩名，問明白了，快來回報。」梁忠領命去了。

梁生回到家中，把柳公所言詢問賴本初。賴本初支吾道：「貴人善忘，想必柳公失記了。」薛尚文便道：「吾聞柳公極是精明，如何會失記？」賴本初又轉口道：「秀才人情聽了一名，已為破格，如何聽得兩名？柳公不好直言回覆，故作此權變之詞耳！」薛尚文祇是搖頭道：「這事有些蹊蹺。」梁生道：「不須疑慮，我已遣梁忠到東房去查問了，少不得有個明白。」

言未畢，梁忠已回。薛尚文忙問道：「你到東房去，可曾查明麼？」梁忠道：「東房吏人說：『柳爺發案時，先把真才取足了，然後將要聽的薦書逐一查對姓名，填寫在案。你家梁相公荐揭上止開得嫡兄梁某，並無別個。』老奴因想：此揭是賴官人當日親自投的，豈有差池？還祇怕東房所言未實。那吏房見老奴遲疑不信，便道：『原揭現在，你若不信，我把與你看。』老奴看那揭上時，果然祇有一名，並沒有薛官人名字在上，這不知是甚緣故。」薛尚文聽了勃然大怒，指著賴本初罵道：「你這奸險小人，弄得好手脚。」賴本初漲紅了臉，強辯道：「我當日原託一個熟識的書吏去投遞，或者是他弄的手脚，你如何便惡口罵我？」薛尚文嚷道：「還要胡說！不是你弄的手脚是誰？你道我惡口罵你，我若不看姨夫、母姨與表弟的面，今日便打你一個臭死。」梁生勸道：「薛表兄息怒，小弟人微言輕，就開兩名進去，柳公也未必盡聽，況吾兄大才，今雖暫屈，異日自當一鳴驚人，何必爭此區區？」薛尚文道：「功名事小，祇可恨抹殺了表弟一段美情。」又指著賴本初罵道：「你這短行小人，我到包容了你許多丑事，你却反暗算我。我薛尚文就不做得這襄州學生，也不辱沒了我一世。」賴本初也嚷道：「拼得你去襲了職，做了武官，也管我不著，也不怕你擺布了我。」薛尚文拍掌道：「你試試著看，明日你擺布得我，我擺布得你。」梁生勸道：「親者無失其為親，故者無失其為故，二兄不必如此爭競。」說罷，一手拖了賴本初進去。薛尚文還氣忿忿地，梁生又用好言再三勸解。次日，薛尚文喚原隨的老仆收拾行李，謝了姨夫、母姨、表弟，要仍回父親任所。梁生苦留不住，祇得厚贈贖儀，親自送出城外，灑淚而別。正是：

棄武來就文，就文又不可。

文字多迍邐，不如仍用武。

此時，梁孝廉病體未痊，梁生恐他病中動氣，把上項事都瞞過了，不對他說。梁孝廉祇道薛尚文因考試不取，沒興而去，那知這許多就裏。賴本初自薛尚文去後，倒喜得冤家離眼睛，從此時常背了梁生，私自到柳公處送禮鑽刺。借了梁生的弟兄名色，不是去求批手本，便是求准狀詞。看官，聽說凡錢囊的，四皮不備，不能鑽賴。那四皮？

第一是舌皮，花言巧語，轉變得快；第二是腳皮，朝弛暮逐，奔走得動；第三是面皮，官府怠慢，偏忍得羞；第四是肚皮，衙役詬詈，偏受得氣。

這回皮賴本初卻也兼而有之，因此，柳公被他纏不過，祇得略聽他幾件。一日，賴本初思量要尋個富家巨室的華館來坐坐，因又想要去求柳公薦引。祇因這一番有分教：

奸猾之徒，忽地挨身富室；

膏粱之子，不幸受害匪人。

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